

K204.5

C43

中华野史

总 主 编：车吉心

副总主编：王育济

本卷主编：孙家洲

泰 山 出 版 社

穆天子传

[战国]佚名氏撰 尹小林整理

《穆天子传》，一名《周穆王游行记》、《周王传》，书约成于战国时期。西晋太康二年（二八〇），于汲郡（今河南汲县西南）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。荀勖等校理为五卷。东晋郭璞增《周穆王盛姬死事》一篇，编为六卷，并为全书作注。南宋时全书为八千五百多字，元时损为六千六百多字，是为今本。前五卷记周穆王十三至十七年（前九九七——前九八一）驾八骏会西王母事，于途中与西方民族往来及珍禽怪兽、奇花异草均予记录。所记途程皆有日月、里数，其中自宗周至河一段里程，记道里风俗颇详，堪称后世《起居注》的萌芽。顾实称前四卷记“（穆王）西征往还亚欧两洲，实为世界最古而空前绝后之大游行日记”。《穆天子传》记人物言行颇为生动，可读性强，书中不少故事常被后世文人用作典故，对传奇小说及戏剧等较有影响。全书文辞贍缛，文字简炼精核，但今本残损严重，且有不少古字音义已无法考证，影响了该书的研究使用。通行的有《四部丛刊》影明天一阁本、《碧琳琅馆丛书》本等。今据《龙溪精舍丛书》用孙氏平津馆本整理。正文中（ ）内的文字为郭璞注文。

序

卷一

古文《穆天子传》者，太康二年，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。皆竹简素丝编，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，度其简，长二尺四寸，以墨书，一简四十字。汲者，战国时魏地也。案所得《纪年》，盖魏惠成王子，令王之冢也，于《世本》，盖襄王也。案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，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，八十六年。及至太康二年，初得此书，凡五百七十九年。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，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于天下，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。”此书所载，则其事也。王好巡守，得盗骊騄耳之乘，造父为御，以观四荒。北绝流沙，西登昆仑，见西王母，与太史公记同。汲郡收书不谨，多毁落残缺。虽其言不典，皆是古书，颇可观览。谨以二尺黄纸写上，请事平，以本简书及所新写，并付秘书缮写，藏之中经，副在三阁。谨序。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荀勖。

古文

饮天子觶（音涓）山之上。戊寅，天子北征，乃绝漳水（绝，犹截也。漳水，今在邺县）庚辰，至于□。觴天子于盘石之上（觴者，所以进酒，因云觴耳），天子乃奏广乐（《史记》云：赵商子疾，不知人七日而寤曰：“我之帝所，甚乐，与百神游于钧天，广乐九奏万舞，不类三代之乐，其声动心。”广乐义见此），载立不舍（言在车上，立不下也），至于钡常之下（即钡山，今在常山石邑县。钡，音邢）。癸未，雨雪，天子猎于钡山之西阿（阿，山陂也）。于是得绝钡山之队（队，谓谷中险阻道也，音遂），北循沱沱之阳（沱沱河，今在雁门鹑城县阳水北。沱，音囊驼之驼）。乙酉，天子北升于□，天子北征于犬戎（《国语》曰：“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，不从，遂征之。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，自是荒服不至。”《纪年》又曰：“取其五王以东”），犬戎胡觴天子于当水之阳，天子乃乐，□赐七萃之士战（萃，集也，聚也。亦犹传有輿大夫，皆聚集有智力者，为王之爪牙也）。庚寅，北风雨雪（《诗》曰：“北风其凉，雨雪

其雩”。天子以寒之故，命王属休（令王之徒属休息也）。甲午，天子西征，乃绝隄之关陞。（陞，阪也。疑此谓北陵西隄。隄，雁门山也，音俞）。已亥，至于焉居禹知之平（疑皆国名）。辛丑，天子西征，至于鄆人（鄆，国名。音巨肯切）。河宗之子孙鄆柏繁（伯爵，繁名，古伯字多从木），且逆天子于智之□先豹皮十，良马二六（古者为礼，皆有以先之。《传》曰：“先进乘韦”），天子使井利受之（井利，穆王之嬖臣）。癸酉，天子舍于漆泽（一宿为舍），乃西钓于河，以观□智之□。甲辰，天子猎于渗泽，于是得白狐玄貉焉，以祭于河宗（以将有事于河，奇此获，故用之。汉武帝郊祀，得一角白鹿，以为祥瑞，亦将燎祭之类）。丙午，天子饮于河水之阿（阿，水峰也），天子属六师之人于鄆邦之南，渗泽之上（属，犹会也）。戊寅，天子西征，鸞行至于阳纒之山（鸞，犹驰也。纒音呕），河伯无夷之所都居（无夷，冯夷也。《山海经》云冰夷），是惟河宗氏（河，四渎之宗。主河者因以为氏）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（柏夭，字也），劳用束帛加璧（劳，郊劳也。五两为一束，两，今之二丈）。先白□天子使鄆父受之（鄆父，鄆公谋父，作《祁招》之诗者）。癸丑，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，河水之阿（盖朝会群官，告将礼河也）。乃命井利梁固（梁固，大夫），聿将六师（聿，犹曰也）。天子命吉日戊午（《诗》曰：“吉日庚午”）。天子大服：冕衽（冕冠、衽衣，盖王后之上服。今帝服之，所未详。衽，音暉）、帔带（帔，辀也，天子赤帔。音弗）、摺留（留长三尺，杼上椎头，一名琫，亦谓之大圭。摺，犹带也。留音忽）、夹佩（左右两佩）、奉璧，南面立于寒下（寒下，未详）。曾祝佐之（曾，重也。《传》曰：“曾臣偃”），官人陈牲全五□具（牛羊之品曰生，体完曰全。或曰，全，色纯也。《传》曰：“牲全肥腍”）。天子授河宗璧。河宗柏夭受璧，西向沉璧于河（河位载昆仑），再拜稽首（稽首，首至地也）。祝沉牛马豕羊，河宗□命于皇天子（加皇者，尊上之）。河伯号之（呼穆王）帝曰：“穆满（以名应，谦也。言谥，盖后记事者之辞），女当永致用崑事（语穆王当长干理世事也）。南向再拜（穆王拜）。河宗又号之帝曰：“穆满，示女春山之瑤（《山海经》春字作鍾，音同耳。言此山多珍宝奇怪），诏女昆仑□舍四，平泉七十（疑皆说昆仑山上事物），乃至于昆仑之丘，以观春山之瑤（皆河伯与穆王词语），赐女晦（月终为晦，言赐女受终福）。”天子受命，南向再拜（受河伯命）。已未，天子大朝于黄之山（将礼河而去）。乃披图视典，周观天子之瑤器（省河所视礼图），曰：“天子之瑤（曰，《河图》辞也）、玉果（石似美玉，所谓女采者也）、璿珠（璿，玉类也，音旋）、烛银（银有精光如烛）、黄金之膏（金膏，亦犹玉膏，皆其精灼也）。”天子之瑤万金，□瑤百金，士之瑤五十金，庶人之瑤十金（自万金以下，宜次言诸侯之瑤千金，大夫之瑤百金。此书残

缺，集录者不续，以见阙文耳）。天子之弓射人，步剑牛马，犀□器千金（步剑，疑步光之剑也。犀似水牛，犀脚，脚有三蹄，黑色）。天子之马走千里，胜人猛兽（言气势杰骇也）。天子之狗走百里，执虎豹（言筋力壮猛也）。柏夭曰：“征鸟使翼：曰□鸟鸞（音缘，鸞也），鸞鸡飞八百里（即鸞鸡，鸞属也）。名兽使足：□走千里，狡狯□野马走五百里（狡狯，师子，亦食虎豹。野马亦如马而小。狡音俊，狯音倪），邛邛距虚走百里（亦马属。《尸子》曰：“距虚不择地而走。”《山海经》云：“邛邛距虚。”并言之耳），麋□二十里（自麋已上，似次第兽能走里数远近）。”曰：“柏夭既致河典（典，礼也。自此以上，事物皆《河图》数载，河伯以为礼，礼穆王也）。乃乘渠黄之乘，为天子先（先驱导路也），以极西土（极，竟）。”〔分卷主编按，此处断句系出己意。上句郭氏注文必误，故不从。〕乙丑，天子西济于河。□爰有温谷乐都（温谷，言冬暖也。燕有寒谷，不生五谷），河宗氏之所游居（柏夭之别州邑）。丙寅，天子属官效器（会官司阅所得瑤物）。乃命正公郊父（正公，谓三上公，天子所取正者。郊父为之）受敕宪（宪，教令也。《管子》曰“皆受宪”），用伸八骏之乘（八骏，名在下），以饮于枝诗之中（水岐成诗。诗，小渚也。音止），积石之南河（积石，山名。今在金成河关县南，河出北山而东南流）。天子之骏（骏者，马之美称）：赤骥（世所谓骐骥）、盗骊（为马细颈。骊，黑色也）、白义、踰轮、山子、渠黄、华骝（色如华而赤，今名骠赤者为枣骝。骝，赤马也）、绿耳（《纪年》曰：“北唐之君来见，以一骊马，是生绿耳。”魏时，鲜卑献千里马，白色而两耳黄，名曰黄耳，即此类也。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耳。案《史记》造父为穆王得盗骊、华骝、绿耳之马，御以西巡游，见西王母，乐而忘归。”皆与此同，若合符契）。狗：重工、彻止、藿狻、□黄、南□、来白（皆骏狗之名，亦犹宋鹊之类）。天子之御：造父、三百（下云：“三百为御者”）、耿脩、苟及（造父善御，穆王封之于赵城，余未闻也）。曰：天子是与出□入藪，田猎钓弋（弋，缴射也）。天子曰：“於乎！予一人不盈于德（盈，犹充也），而辨于乐（辨作游乐之事），后世亦追数吾过乎（穆王游放过度，行辄忘归，故作此言以自警也）！”七萃之士□天子曰：“后世所望，无失天常（奉天时也）。农工既得（岁丰登也），男女衣食（无饥寒也），百姓瑤富（富者，安也），官人执事（各视职事）。故天有崑（四时），民□氏响□（音国），何谋于乐（言不规乐而乐自及）！何意之忘（常慎德也）！与民共利，世以为常也。”天子嘉之（善其有辞），赐以左佩玉华也（玉华之佩，佩之精也）。乃再拜顿首。

卷二

古文

□柏夭曰：□封膜昼于河水之阳（膜昼，人名。膜音莫），以为殷人主（主，谓主其祭祀，言同姓也）。丁巳，天子西南升□之所主居（似说古之贤圣所居）。爰有大木硕草（硕，大也）。爰有野兽，可以畋猎。戊午，曷□之人居虑（古畴字。居虑名），献酒百□于天子（百下脱盛酒器名）。天子已饮而行，遂宿于昆仑之阿，赤水之阳（昆仑山有五色水，赤水出东南隅而东北流。皆见《山海经》）。爰有鸛鸟之山（鸛音甄，一音旃）。天子三日舍于鸛鸟之山。□吉日辛酉，天子升于昆仑之丘，以观黄帝之宫（黄帝巡游四海，登昆仑山，起宫室于其上。见《新语》），而封丰隆之葬（隆上字疑作丰。丰隆，筮御云得大壮卦，遂为雷师。亦犹黄帝桥山有墓。封，谓增高其上土也，以标显之耳），以诏后世（诏谓语之）。癸亥，天子具罍齐牲全，以禋□昆仑之丘（罍者，洁也。洁齐祭神曰禋。《书》“天子禋于六宗”。罍，音圭）。甲子，天子北征，舍于珠泽（此泽出珠，曰名之云。今越蕩平泽出青珠，是），以钓于汜水。曰：“珠泽之藪，方三十里（泽中有草者为藪）。”爰有萑苇、莞蒲（莞，葱蒲。或曰莞蒲，齐名耳。关西云莞。音丸）、茅苻（苻，今菩字，音倍）、蒹（蒹，荷也，似萑而细，音兼）蓼（莠属。《诗》曰“四月秀要”）。珠泽之人乃献白玉，□只，□角之一，□三，可以□沐，乃进食，□酒十，□姑劓九，□亦味中麋胃而滑。因献食马三百（可以供厨膳者），牛羊三千。天子□昆仑（此以上似说封人于昆仑山旁），以守黄帝之宫。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瑤（欲以崇表圣德，因用显其功迹）。天子乃赐□之人□吾，黄金之环三五（空边等为环），朱带贝饰三十（《淮南子》曰“贝带鸕鷀”，是也），工布之四。□吾乃膜拜而受（今之胡人礼佛，举手加头，称南膜拜者，即此类也。音模）。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六（以为牺牲种）以三十□人于昆仑丘。季夏丁卯，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，以望四野，曰：“春山，是唯天下之高山也。”孳木华不畏雪。天子于是取孳木华之实，持归种之，曰：“春山之泽，清水出泉，温和无风（气条适也），飞鸟百兽之所饮食，先王所谓县圃（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昆仑去地一万一千里，上有曾城九重。或上倍之，是谓阊风；或上倍之，是谓玄圃。”以此相及。《山海经》云“明明昆仑玄圃”，各一山，但相近耳。又曰“实为帝之平圃”也）。天子于是得玉荣枝斯之英（英，玉之精华也。《尸子》曰“龙泉有玉英”，《山海经》曰“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荣，而投之钟山之阳”，是也），曰：“春山，百兽之所聚也，飞鸟之所栖也。”爰有□兽，食虎豹，如麋而载骨，盘□始如麋，小头大鼻（麋，獐是也）。

爰有赤豹、白虎（《诗》曰“赤豹黄黑”）、熊羆、豺狼、野马、野牛、山羊、野豕（今华阴山有野牛、山羊，肉皆千斤）。爰有白鹇青雕，执犬羊，食豕鹿（今之雕亦能食麋鹿）。曰：“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”，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，以诏后世（谓勒石铭功德也。秦始皇、汉武帝巡守登名山，所在刻石立表，此之类也）。壬申，天子西征。甲戌，至于赤乌。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。食马九百，羊牛三千，稌麦百载（稌，似黍而不黏）。天子使祭父受之，曰：“赤乌氏先出自周宗（与周同始祖），大王亶父（即古公亶父字也）之始作西土（言作兴于岐山之下。今邑在扶风美阳是也），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（太伯让国入吴，因即封之于吴），诏以金刃之刑（南金精利，故语其刑法也），贿用周室之璧（贿，赠贿也）。封开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，妻以元女，诏以玉石之刑（昆仑山出美玉石处，故以语之），以为周室主。”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其默乘四（周礼，大夫乘墨车），黄金四十镒（二十两为镒），贝带五十，朱三百裹。开乃膜拜而受（裹，音罪过之过。开，名。赤乌人名也），曰：“□山，是唯天下之良山也。瑞玉之所在，嘉谷生之，草木硕美。”天子于是取嘉禾，以归树于中国（汉武帝取外国香草美菜种之中国）。曰：“天子五日休于□山之下。”乃奏广乐，赤乌之人开好献二女于天子（所以结恩好也），女听、女列，以为嬖人（一名听，名，失一女名。下文）〔此处注文有误，意不可通〕。曰：“赤乌氏，美人之地也。瑞玉之所在也。”己卯，天子北征，赵行□舍（赵，犹超腾。舍，三十里）。庚辰，济于洋水（洋水，出昆仑山西北隅而东流。洋，音详）。辛巳，入于曹奴。曹奴之人戏觴天子于洋水之上（戏，国人名也），乃献食马九百，牛羊七千，稌米百车。天子使逢固受之（逢固，周大夫）。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□黄金之鹿，白银之麋（今所在地中，得玉肫金狗之类，此皆古者以赂夷狄之奇货也），贝带四十，朱四百裹。戏乃膜拜而受。壬午，天子北征，东还（从东头而旋归）。甲申，至于黑水（水亦出昆仑山西北隅而东南流），西膜之所谓鸿鹭（西膜，沙漠之乡。以言外域人名物，与中华不同。春秋叔弓败莒师于济水，《穀梁传》曰“狄人谓济泉失名，号从中国，名从主人”之类也）。于是降雨七日，天子留胥六师之属（穆王马骏而御良，故行辄出从众前）。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（即长臂人也。身如中国，臂长三丈，魏时在赤海中得此人裾也。长脚人国，又在赤海东，皆见《山海经》），是惟昆仑鸿鹭之上，以为周室主。是曰留胥之邦（因以名之）。辛卯，天子北征，东还，乃循黑水。癸巳，至于群玉之山（即《山海经》玉山，西王母所居者），容成氏之所守。曰：“群玉田山，□知，阿平无险（言边无险阻也），四彻中绳，先王之所谓策府（言往右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，所谓“藏之名山”者也），寡草木而无鸟兽（言纯玉石也）。”爰有□木，西膜之

所谓□，天子于是攻其玉石，取玉版三乘，玉器服物（环珮之属），载玉万只（双玉为段，半段为只。见《左氏传》）。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（休，游息也），乃命邢侯待攻玉者（待留之也。邢，今广平襄国县）。孟秋丁酉，天子北征，□之人潜时（潜时，名也）觴天子于羽陵之上，乃献良马牛羊。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，不受其牢（重慎其费。牢，牲礼也）。柏夭曰：“□氏，檻□之后也。”天子乃赐之黄金之婴三六（即孟也，徐州谓之婴），朱三百裹。潜时乃膜拜而受。戊戌，天子西征。辛丑，至于劓閼氏（音倚）。天子乃命劓閼氏供食六师之人（天子六军。《诗》曰“周王于迈，六师及之”）于铁山之下。壬寅，天子登于铁山，祀于郊门。乃彻祭器于劓閼之人（以祭余胙赐之）。温归乃膜拜而受（温归，名也）。天子已祭而行，乃遂西征。丙午，至于鄆韩氏。爰有乐野温和，稂麦之所草（此字作草下早，疑古茂字），犬马牛羊之所昌（昌，犹盛也），瑤玉之所□。丁未，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（衍，坟之下者，见《周礼》），乃命六师之属休。己酉，子大飨正公诸侯王，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。鄆韩之人无鳧乃献良马百匹，服牛三百（服，可服用者），良犬七十（良，调习者），犊牛二百，野马三百，牛羊二千，稂麦三百车。天子乃赐之黄金银婴四七，贝带五十，朱三百裹。变□雕官。无鳧上下乃膜拜而受（疑古上下字，今夷狄官多复名）。庚戌，天子西征，至于玄池。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，乃奏广乐，三日而终，是曰乐池（因改名为乐池，犹汉武改桐乡为闻喜之类）。天子乃树之竹（种竹池边），是曰竹林（竹木盛者为林）。癸丑，天子乃遂西征。丙辱，至于苦山，西膜之所谓茂苑。天子于是休猎，于是食苦（苦，草名。可食）。丁巳，天子西征。己未，宿于黄鼠之山。西□，乃遂西征。癸亥，至于西王母之邦。

卷 三

古文

吉日甲子，天子宾于西王母（西王母如人，虎齿，蓬发戴胜，善啸。《纪年》“穆王十七年，西征，至昆仑丘，见西王母。其年来见，宾于昭宫”）。乃执白圭玄璧，以见西王母（执贄者，致敬也）。好献锦组百纯，□组三百纯（纯，匹端名也。《周礼》曰“纯帛不过五两”。组，缓属。音祖），西王母再拜受之。□乙丑，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。西王母为天子谣（徒歌曰谣）曰：“白云在天，丘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（间音谏），将子无死（将，请也），尚能复来（尚，庶畿也）。”天子答之曰：“予归东土，和治诸夏。万民平均，吾顾见汝（顾，还也）。比及三年，将复而野（复反此野而见汝也）。”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：“徂彼西土（徂，往也），爰居其野。虎豹

为群，於鹊与处（於，读曰乌）。嘉命不迁（言守此一方），我惟帝女（帝，天帝也）。彼何世民，又将去子。吹笙鼓簧（簧在笙中），中心翱翔。世民之子，惟天之望（所瞻望也）。”天子遂驱升于弇山（弇山，弇兹山，日入所也），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（铭题之），而树之槐。眉曰“西王母之山（言是西王母所居也）。”丁未，天子饮于温山。□考鸟（《纪年》曰“穆王见西王母，西王母止之曰，“有鸟磔人”，疑说此鸟，脱落不可知也）。己酉，天子饮于溲水之上（溲，音淑）。乃发宪命（宪，谓法令），诏六师之人□其羽。爰有□藪水泽，爰有陵衍平陆（大阜曰陵，高平曰陆），硕鸟解羽。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（言将猎也。下云“北至旷原之野，飞鸟之所解其羽”。《山海经》云“大泽方千里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”。《纪年》曰“穆王北征，行积羽千里”，皆谓此野耳）。曰：“天子三月舍于旷原。”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，勤七萃之士（勤，犹劳也）于羽琤之上（下有羽陵，疑亦同），乃奏广乐。□六师之人翔斂于旷原（翔，犹游也），得获无疆（无疆，无限也），鸟兽绝群（言取尽也）。六师之人大斂九日，乃驻于羽陵之□，收皮效物（物，谓物色也。《诗》云“九十维物”），债车受载（债，犹借也）。天子于是载羽百车（“十羽为箴，百羽为结，十结为绎。”见《周官》）。己亥，天子东归，六师□起。庚子，至于□之山，而休以待六师之人。庚辰，天子东征。癸未，至于戊□之山。智氏之所处，□智□往天子于戊□之山，劳用白驂二匹（驂，驂马也），野马野牛四十，守犬七十（任守备者）。乃献食马四百，牛羊三千，曰：智氏□。天子北游于繇子之泽。智氏之夫献酒百□于天子，天子赐之狗璫采（疑玉名），黄金之婴二九，贝带四十，朱丹三百裹，桂姜百□，乃膜拜而受。乙酉，天子南征，东还。己丑，至于献水，乃遂东征，饮而行。乃遂东南。己亥，至于瓜笏之山，三周若城（言山周匝三重，状如城垒）。闕氏胡氏（闕，音逼）之所保。天子乃遂东征，南绝沙衍（沙衍，水中有沙者）。辛丑，天子渴于沙衍（沙中无水泉），求饮未至。七萃之士曰高奔戎，刺其左驂之颈，取其清血以饮天子（今西方羌胡刺马咽取血饮，渴亦愈）。天子美之，乃赐奔戎佩玉一只，奔戎再拜稽首。天子乃遂南征。甲辰，至于积山之邈，爰有萸柏。曰：“曷余之人命怀（命怀，人名）献酒于天子。”天子赐之黄金之婴。贝带朱丹七十裹。命怀乃膜拜而受。乙巳，□诸仟献酒于天子（诸仟，亦人名。音犍牛之犍），天子赐之黄金之婴，贝带朱丹七十裹。诸仟乃膜拜而受。

卷 四

古文

庚辰，至于滔水。浊繇氏之所食（《山海经》曰

“有川名曰三淖，昆吾之所食，”亦此类)。辛巳，天子东征。癸未，至于苏谷。骨飡氏之所衣被（言谷中有草木皮，可以为衣被），乃遂南征，东还。丙戌，至于长泚，重繇氏之西疆（疆，界也）。丁亥，天子升丁长泚，乃遂东征。庚寅，至于重繇氏黑水之阿。爰有野麦（自然生也），爰有苔堇（祇谨二音），西膜之所谓木禾（木禾，谷类也。长五寻，大五围。见《山海经》）。重繇氏之所食。爰有采石之山（出文采之石也），重繇氏之所守，曰：“枝斯，璿瑰（璿瑰，玉名。《左传》曰：“赠我以璿瑰。”旋回两音）。玳瑁瑶（亦玉名，瑶音遥），琅玕（石似珠也。琅干两音），玲瓏无瓏（皆玉名，字皆无闻。玲瓏音铃瓏），玕琪（玉属也，于其二音），徽尾（无闻焉），凡好石之器于是出（尽出此山）。”孟秋癸巳，天子命重繇氏共食天子之属（音供，言不及六师也）。五日丁酉，天子升于采石之山，于是取采石焉。天子使重繇之民，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（今外国人所铸作器者，亦皆石类也）。器服物佩好无疆，曰：“天子一月休。”秋癸亥，天子觴重繇之人髡鬣，乃赐之黄金之婴二九，银鸟一只，贝带五十，朱七百裹，篙箭桂姜百岗，丝纁雕官。髡鬣乃膜拜而受。乙丑，天子东征，髡鬣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。□只，天子使柏夭受之。柏夭曰：“重繇氏之先，三苗氏之□处以黄木髓银采。”□乃膜拜而受（三苗，舜所窜于三危山者）。丙寅，天子东征，南还。己巳，至于文山，西膜之所谓□，觴天子于文山。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，牛羊二千，糗米千车，天子使毕矩受之，曰：“□天子三日游于文山。”于是取采石（以有采石，故号文山）。壬寅，天子饮于文山之下，文山之人归遗（归遗，名也）乃献良马十驷（四马为驷），用牛三百，守狗九十，犝牛二百，以行流沙（此牛能行流沙中，如橐驼）。天子之豪马豪牛（豪，犹髦也。《山海经》云“髦马如马，足四节皆有毛”），虬狗（虬，虬茸，谓猛狗。或曰虬亦狗名）。豪羊（似髦牛），以三十祭文山。又赐之黄金之婴二九，贝带三十，朱三百裹，桂姜百岗，归遗乃膜拜而受。癸酉，天子命驾八骏之乘，右服馼骝（疑华骝字）而左绿耳，右骖赤鼈（古骖字）而左白俄（古义字，音俄）。天子主车，造父为御，囷囷为右。次车之乘（次车，副车），右服渠黄而左踰轮，右骖盗骝而左山子。柏夭主车，参百为御，奔戎为右，天子乃遂东南翔行，驰驱千里（一举轡千里，行如飞翔），至于巨蒐氏，巨蒐之人鬲奴，乃献白鹄之血，以饮天子（饮血所以益人气力），且具牛马之湏（湏，乳也。今江南人亦呼乳为湏。音寒冻之冻），以洗天子之足（令肌肤滑），及二乘之人（谓主天子车及副车者也）。甲戌，巨蒐之人鬲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。乃献马三百，牛羊五千，秋麦千车（秋麦，禾也），膜稷三十车（稷，粟也。膜未闻）。天子使柏夭受之。好献枝斯之英四十（精者为英），侑鬲婁鬲珙佩百只，琅玕四十，隄隄十筐（疑此纁葛

之属），天子使造父受之，□乃赐之银木纁采，黄金之婴二九，贝带四十，朱三百裹，桂姜百蠓。鬲奴乃膜拜而受。乙亥，天子南征阳纒之东尾（尾，山后也）。乃遂绝鬲鬲之谷。已至于鞮瑠河之水北阿。爰有鬲渡之□河伯之孙（今西有渠蒐国，鬲疑渠字），事皇天子之山。有模堇，其叶是食明后（模堇，木名。后，君也。堇，音谨）。天子嘉之，赐以佩玉一只，柏夭再拜稽首。癸丑，天子东征。柏夭送天子至于酈人。酈伯繁觴天子于澡泽之上，剡多之泆（泆，水涯），河水之所南还（还，回也。音旋）。曰：“天子五日休于澡泽之上。”以待六师之人。戊午，天子东征。顾命柏夭归于丌邦。天子曰：“河宗正也。”柏夭再拜稽首（辞去也）。天子南还，升于长松之陞（坂有长松）。孟冬壬戌，天子至于雷首（雷首，山名。今在河东蒲坂县南也），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，乃献食马四六。天子使孔牙受之，曰：“雷水之干，寒寡人，具犬马羊牛。”爰有黑牛白角，爰有黑羊白血（记异也）。癸亥，天子南征，升于髡之陞（音訾）。丙寅，天子至于钡山之队，东升于三道之陞，乃宿于二边。命毛班（毛班，毛伯卫之先也）逢固先至于周，以待天子之命。癸酉，天子命驾八骏之乘，赤骥之驷，造父为御，南征翔行，迳绝翟道（翟道，在陇西，谓截陇坂过），升于太行，南济于河。驰驱千里，遂入于宗周。官人进白鹄之血，以饮天子，以洗天子之足（亦谓乳也）。造父乃具羊之血，以饮四马之乘一（与王同车，御右之属。《左传》所谓“四乘”是也）。庚辰，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。乃里西土之数（里，谓计其道里也。《纪年》曰“穆王西征，还里天下，亿有九万里”）。曰：“自宗周灋水以西（灋水，今在洛西。洛即成周也。音缠）。至于河宗之邦，阳纒之山三千有四百里。自阳纒西至于西夏氏，二千又五百里。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，千又五百里。自河首襄山以西南，至于春山、珠泽、昆仑之丘，七百里。自春山以西，至于赤乌氏春山三百里。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，截春山以北（截，犹阻也）。自群玉之山以西，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。自西王母之邦，北至于旷原之野，飞鸟之所解其羽（所谓解毛之处），千有九百里。□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（案《山海经》云“群鸟所集泽有两处，一方百里，一方千里”，即此大旷原也），万四千里。乃还东南，复至于阳纒，七千里。还归于周，三千里。各行兼数，三万有五千里。吉日甲申，天子祭于宗周之庙（告行反也。《书·大传》曰“反必告庙”也）。乙酉，天子□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。丁亥，天子北济于河，□抵之队以西北。升于盟门九河之陞（盟门山，今在河北。《尸子》曰“河出于盟门之上”），乃遂西南。仲冬壬辰，至嶽山。癸巳，天子饮于嶽山之上。乃奏广乐，三日而终。吉日丁酉，天子入于南郑（今京兆郑县也。《纪年》“穆王元年，筑祇宫于南郑”，《传》所谓“王是以获没于祇宫者”）。

卷五

古文

璠处曰：“天子四日休于濩泽（今平阳濩泽县是也。濩音获）。”于是射鸟猎兽。丁丑，天子□雨乃至，郟父自圃郑来谒（郑有圃田，因云圃郑。谒，告也），留昆归玉百枚（留昆国，见《纪年》），陵翟致賂（陵翟，隗姓国也，音峻），良马百驷（《传》曰“文马百驷”），归毕之璠（毕，国名。言翟前取此璠也），以诘其成（成，谓平也。诘，犹责也）。陵子蜀胡□东牡（夷狄有德者称子。畴，胡名），见许男于洧上（男，爵也。许国，今许昌县洧水之所在。音羽美反）。郟父以天子命辞曰：去兹羔，用玉帛见（礼，“男执蒲璧”，许男欲崇谦，故执羔也）。”许男不敢辞（奉王命），还取束帛加璧，□毛公举币玉（毛公，即毛班也）。是日也，天子饮许男于洧上。天子曰：“朕非许邦，而恤百姓□也。咎氏宴饮，毋有礼（礼，天子称异姓诸侯为伯舅。燕者，私会，不欲崇礼敬也。《管子》曰“伯舅无下拜”，字亦作咎，咎犹舅也）。”许男不敢辞。升坐于出尊（《礼记》曰“反坫出尊”，唯两君为好，既献反爵，坫上出尊，盖此之类也。坐之于尊边，使为酒魁，欲以尽欢酣也），乃用宴乐（言曲宴也）。天子赐许男骏马十六（称骏者，名马也）。许男降，再拜空首（空首，头至于地。《周礼》“三日空拜”），乃升平坐。及暮，天子遣许男归。癸亥，天子乘鸟舟，龙浮于大沼（沼，池。龙下有舟字，舟皆以龙鸟为形制，今吴之青雀舫，此其遗象也）。夏庚午，天子饮于洧上。乃遣郟父如圃郑。用□诸侯。辛未，天子北还，钓于渐泽，食鱼于桑野。丁丑，天子里圃田之路（尽规度以为苑圃地而虞守之也），东至于房（房，房子。属赵国地，有嶺山），西至于□丘，南至于桑野，北尽经林。煮口之数，南北五十□十虞，东虞曰兔台，西虞曰栎丘（栎，今河南阳翟县，音栎），南虞曰□富丘，北虞曰相其御虞曰□来十虞所□辰。天子次于军丘，以畋于藪□。甲寅，天子作居范宫（范，离宫之名也），以观桑者（桑，采桑也。《诗》曰“桑者闲闲兮”），乃饮于桑中（桑林之中）。天子命桑虞（主桑者也），出□桑者，用禁暴民（不得令妄剽犯桑本）。仲夏甲申，天子□所。庚寅，天子西游，乃宿于郟（郟，郟公邑）。壬辰，郟公饮天子酒，乃歌陶天之诗（《诗·颂》有“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成王不敢康。”疑郟公以此规谏也）。天子命歌南山有犇（《诗·小雅》有“南山有台，乐之君子，邦家之基。”以答郟公之言。然皆古字难晓，所以未详）。乃绍宴乐（绍，继也）。丁酉，天子作台，以为西居。壬寅。天子东至于雀梁。甲辰，浮于茱水（今茱阳茱泽是）。乃奏广乐。季夏庚□，休于范宫。仲秋丁巳，天子射鹿于林中，乃饮于

孟氏。爰舞白鹤二八（今之畜鹤、孔雀驯者，亦能应节鼓舞），还宿于雀梁。季秋辛巳，天子司戎于□来虞人次御（以次侍御，备有所问）。孟冬鸟至（鹰来翔也），王吕□弋（下云王吕姬姓之女，疑是妇官也）。仲冬丁酉，天子射兽，休于深藿（藿，茅之丛），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，得二虎九狼，乃祭于先王，命庖人熟之（庖人，主饮食者）。戊戌，天子西游，射于中□方落草木鲜，命虞人掠林除藪，以为百姓材（以供人之材用。掠，谓剝伐之）。是日也，天子北入于邴（邴，郑邑也，音丙），与井公博，三日而决（疑井公贤人而隐访，故穆王就之游戏也）。辛丑塞（戒不如，故进为塞也），至丁台，乃大暑除，天子居于台以听天下之（因以避暑）。远方□之数而众从之，是以选勃（音勒），乃载之神人□之能数也（有道数也），乃左右望之（占候也）。天子乐之（爱其术也），命为□而时□焉□其名曰□公去乘人□犹□有虎在乎葭中（葭草）。天子将至，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搏虎，必全之，乃生搏虎而献之（《诗》所谓“袒褐暴虎，献于公所”，此之谓也）。天子命之为柙（柙，檻也。《论语》曰“虎兕出于柙”），而畜之东虢，是曰虎牢（因以名其地也。今茱阳成皋县是）。天子赐奔戎马十驷（《尔雅》曰“田猎齐足”，尚疾也），归之太牢（牛羊豕为太牢）。奔戎再拜首。丙辰，天子北游于林中，乃大受命而归。仲秋甲戌，天子东游，次于雀梁（一宿为舍，再宿为信，过信为次），□蠹书于羽林（谓暴书中蠹虫，因云蠹书也）。季秋□乃宿于所。毕人告戎（告戎难也），曰：“陵翟来侵。”天子使孟念如毕讨戎（念，音豫）。霍侯旧告薨（霍国，今在平阳永安县西南，有城）。天子临于军丘，狩于藪。季冬甲戌，天子东游，饮于留祈。射于丽虎。读书于荔丘（君举必书，荔音犁），□献酒于天子，乃奏广乐。天子遗其灵鼓，乃化为黄蛇（《周礼》曰“灵鼓四面”，《洪范》所谓“鼓妖”也）。是日，天子鼓道其下而鸣（从失鼓而击鼓也，鼓在地下鸣，道从也。《韩非》曰：“道南方来也”），乃树之桐（因以树梧桐。桐亦响木也），以为鼓则神且鸣，则利于戎（宜以攻戎），以为琴则利□于黄泽。天子东游于黄泽，宿于曲洛（洛水之回曲，地名也），废□使宫乐谣（宫乐，典乐者），曰“黄之池，其马歎沙（歎，鞞也，善问切），皇人威仪（威，畏也）。黄之泽，其马歎玉，皇人受穀（穀，生也。皆诸谣辞）。”丙辰，天子南游于黄□室之丘，以观夏后启之所居（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。启母在此山化为石，而子启亦登仙，故其上有启室也。皆见《归藏》及《淮南子》）。乃□于启室（似谓入启室中），天子筮猎莘泽（音瓶），其卦遇讼☱（坎下乾上），逢公占之，曰：“讼之繇（繇，爻辞，音胃），藪泽苍苍，其中□宜其正公，戎事则从（水性平而天无私，兵不曲挠则戎事集也），祭祀则惠，畋猎则获。”□饮逢公酒，赐之骏马十六，絺纁三十篋。（絺，葛精者）逢公再拜

稽首。赐筮史狐□有阴雨，梦神有事（有事，祭也），是谓重阴（因以纪也）。天子乃休，日中大寒，北风雨雪，有冻人。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（哀，犹愍也），曰：“我徂黄竹。□员闾寒（闾，闭也，音秘）。帝收九行（九行，九道也。言收罗九域之道里也。《传》曰“经启九道”），嗟我公侯。百辟冢卿（辟君冢卿，冢宰），皇我万民（皇，正也），旦夕勿忘（恒念之也）。我徂黄竹，□骆闾寒。帝收九行，嗟我公侯，百辟冢卿。皇我万民，旦夕勿穷（令无困也）。有蛟者駮（蛟，蛻。駮，鸟名，音路），翩翩其飞（言得意也）。嗟我公侯，□勿则迁（自侯以下似当云，百辟冢卿，皇我万民，□勿则迁），居乐甚寡（言守一居少乐），不如迁土（居无求安）。礼乐其民（言当以礼乐化其民也）。”天子曰：“余一人则淫（淫于游乐），不皇万民。”□登，乃宿于黄竹。天子梦羿射于涂山（羿，有穷氏帝，善射者），鄩公占之，疏□之□乃宿于曲山。壬申，天子西升于曲山，□天子西征，月九阿（疑今西安县十里九阪也），南宿于丹黄。戊寅，天子西升于阳，□过于灵□井公博（穆王往反辄从井公博游，明其有道德人也）。乃驾鹿以游于山上，为之石主而□寘轸（即轸坂也，今杜河东大阳县。《传》曰“入于寘轸”，巛岭二音），乃次于洹水之阳（今之洹津也。在河东河北县，音项脰之脰）。吉日丁亥，天子入于南郊。

卷 六

古文

之虚，皇帝之间，乃□先王九观，以诏后世（此复是登名山有所铭勒封建也。残缺字多，不可推考耳）。己巳，天子□征，舍于菹台。辛未，猎菹之兽（《管子》曰“菹菜之壤”，今吴人呼田猎茸草地为菹，音置），于是白鹿一牯，乘逸出走（言突围出。牯，触也，或曰所驾鹿迳，犹惊也）。天子乘渠黄之乘，□焉（自此已上，疑说逐得鹿之状）。天子丘之（丘，谓为之名号，方言耳），是曰五鹿官人之□是丘，□其皮是曰□皮，□其脯是曰□脯。天子饮于漯水之上（漯水，今济阴漯阴县，音沓），官人膳鹿，献之天子。天子美之，是曰甘（自此以上，皆因鹿以名所在地，用记之也。今元城县东郭有五鹿墟，晋文公所乞食于野人处者也）。癸酉，天子南祭白鹿于漯，□乃饮于草中（草野之中），大奏广乐（大，谓盛作之也），是曰乐人（亦以纪之）。甲戌，天子西北□，姬姓也，盛柏之子也（盛，国名。疑上说姬事，《公羊传》曰“成者何？盛也者。为讳之盛，讳灭同姓也”），天子赐之上姬之长（令盛柏为姬姓之长。位在上也），是曰盛门。天子乃为之台（为盛姬筑台也），是曰重璧之台（言台状如垒壁）。戊寅，天子东田于泽中，逢寒疾（言盛姬在此遇风寒得疾）。天子舍于

泽中，盛姬告病，天子怜之，□泽曰寒氏（以名泽也）。盛姬求饮，天子命人取浆而给（得之速也。《传》曰“何其给也”），是曰壶鞬（壶，器名。鞬，音遄，速也，与遄同）。天子西至于重璧之台，盛姬告病，□天子哀之（上疑说盛姬死也），是曰哀次（哭泣之位次）。天子乃殡盛姬于穀丘之庙（先王之庙有在此者。汉氏亦所在有庙焉）。□壬寅，天子命哭（令群臣大临也），启为主（为之丧主，即下伊扈也。上启疑为开殡出棺也）。鄩父宾丧（侯，赞礼仪），天子王女叔姪为主（叔姪，穆王之女也，音瘞）。天子□宾之，命终哀礼（今持丧终礼也），于是殓祀而哭（殓，未成丧，盛姬年少也），内史执策（所以书赠赠之事。内史，主册命者）。官人□丌职曾祝敷席设几（敷，犹铺也，《周礼》曰“丧事仍几”），盛馈具（馈具，奠也），肺盐羹（肉也，当以音行），馘（大馘）脯、枣、醢（粥清也，音移）、醢（肉酱也）、鱼腊（乾鱼）、糗（寒粥也）、韭（韭菹），百物（言备有也），乃陈腥俎十二，乾豆九十，鼎敦壶尊四十（敦似盘，音堆），器（杂器皿也），曾祝祭食（礼，虽丧祭，皆祭食，示有所先也），进肺盐，祭酒（以肺揆盐中以祭，所谓振祭也，礼以肺，见《少牢馈食》也）。乃献丧主伊扈，伊扈拜受，□祭女，又献女主叔姪。叔姪拜受。祭□祝报祭觴大师（乐官），乃哭即位（就丧位也），毕哭，内史□策而哭（“策”上宜作“读”。《既夕礼》曰“主人之史读赠”是也），曾祝捧馈而哭（捧，两手持也），御者□祈而哭（待御者，《礼》曰“御者入浴”），抗者觴夕而哭（抗，犹举也。《礼记》曰“小臣四人抗衾也”），佐者承斗而哭（佐敛者也。斗，斟水杓也），佐者（佐饮食者）衣衾佩□而哭，乐□人陈琴瑟□竽（疑竽上宜作笙，笙亦竽属）籥（如笛，三孔）箛（今戟吏所吹者）篥（篥如并两笛，音管）而哭。百□众官人各□其职事以哭（百众，犹百族也），曰：“士女错踊九□乃终（错，互也。哭则三踊，三哭而九踊，所谓成踊者也）。”丧主伊扈，哭出造舍（倚庐也），父兄宗姓及在位者从之。佐者哭（佐敛者也），且彻馈，及壶鼎俎豆（皆佐者主为之），众官人各□其职，皆哭而出（事毕）。井利□事后出而收（井利所以独后出者，典丧祭器物收敛之也。或曰井利稽慢，出不及犂，故收缚之）。癸卯，大哭殓祀而载（载，祖载也）。甲辰，天子南葬盛姬于乐池之南（即玄池也）。天子乃命盛姬□之丧，视皇后之葬法（视，犹比也）。亦不拜后于诸侯（疑字错误，所未详也）。河济之间共事（供，给丧事也），韦、穀、黄城三邦之士犂丧（犂，谓挽轮车。发三国之众，以示荣侈），七萃之士抗者即车（举棺以就车），曾祝先丧（导也），大匠御棺（为棺御也。《周礼》曰“丧祝为御”，《礼记》曰“诸侯御柩以羽葆”，谓在前为行止之节），日月之旗，七星之文（言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。《周礼》“日月为常”，旗亦通名），鼓钟以葬，龙旗以□，鸟以建鼓，兽以

建钟，龙以建旗。曰丧之先后及哭踊者之间，毕有钟旗□百物丧器，并利典之，列于丧行，靡有不备（行，行伍）。击鼓以行丧，举旗以劝之（令尽哀也），击钟以止哭，弥旗以节之（为节，音节。弥，犹低也），曰□祀大哭九而终丧。出于门，丧主即位（就哭位也）。周室父兄子孙倍之（倍，倍列位也）。诸侯属子（宗属群子）王吏倍之。外官王属七萃之士倍之（外官，所主在外者）。姬姓子弟倍之（盛姬之族属也）。执职之人倍之（执职，犹执事也）。百官众人倍之。哭者七倍之（列七重），踊者三十行，行萃百人（百人为一倍。萃，聚也）。女主即位，嬖人群女倍之（嬖人，王所幸爱者）。王臣姬姓之女倍之（疑同姓之女为大夫士妻者，所谓内宗也）。宫官人倍之（宫官为内），宫贤庶妾倍之（庶妾，众散妾也）。哭者五倍，踊者次从（以次相从），曰“天子命丧”，一里而击钟止哭，曰臣人。哭于车上（御棺不得下也），曾祝哭于丧前，七萃之士哭于丧所。曰小哭。错踊，三踊而行，五里而次（次，犹止也），曰丧三舍。至于哀次，五舍至于重璧之台（三十里为舍也。《传》曰“避君三舍”），乃休（休，驻也）。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丧车（决水周绕之也。繇，音遥。圜，音员）。是曰圜车（以号水也），曰殓祀之（于此复祭）。孟冬辛亥，邢侯、曹侯来吊（曹国，今济阴定陶县是也），内史将之以见天子，天子告不豫而辞焉（不豫，辞病也。《尚书》曰“武王不豫”）。邢侯、曹侯乃吊太子，太子哭出庙门，以迎邢侯（曹侯不进），再拜劳之（问劳之也），侯不答拜（谦不敢与太子抗礼），邢侯谒哭于庙（谒，告也）。太子先哭而人，西向即位。内史宾侯（侯，相）北向而立，大哭九，邢侯厝踊三而止（与太子拾踊）。太子送邢侯至庙门之外，邢侯遂出，太子再拜送之。曹侯庙吊人哭，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礼（虽吊异而礼同）。壬子，天子具官见邢侯、曹侯（具官，备礼相见），天子还返（将归），邢侯、曹侯执见拜天子之武一（义所未闻），天子见之。乃遣邢侯、曹侯归于其邦，王官执礼共于二侯如故（言不以丧废礼），曰：“天子出宪（宪，命），以或襚赠（此以上似说赠事，衣物曰襚，音遂）。”癸丑，大哭而□。甲寅，殓祀，大哭而行。丧五舍于大次，曰

丧三日于大次（停三日也），殓祀如初。辛酉，大成，百物皆备（送葬之物俱备）。壬戌，葬史录繇鼓钟以亦下棺（窆也），七萃之士□士女错踊九。□丧下（下谓入土）。昧爽，天子使嬖人（所爱幸者），赠用文锦明衣九领（谓之明衣，言神明之衣），丧宗伊扈赠用变裳（宗亦主，变裳，裳名也）。女主叔姪赠用茵组（茵，褥），百嬖人官师毕赠（言尽有襚赠也。官师，群士号也。《礼记》曰“官师一庙”），并利乃藏（藏之于墓所）。报哭于大次（报，犹反也。大次，有次神次也），祥祠□祝丧罢哭，辞于远人（辞，谢遣归）。为盛姬谥曰哀淑人（恭人短折曰哀），天子名之（为丘作名），是曰哀淑之丘。乙丑，天子东征，舍于五鹿，叔姪思哭（思哭盛姬），是曰女姪之丘（因以名五鹿也）。丁卯，天子东征，钓于漯水，以祭淑人，是曰祭丘。己巳，天子东征，食马于漯水之上。乃鼓之棘，是曰马主（未详所云）。癸酉，天子南征，至于蒞台。仲冬甲戌，天子西征，至于因氏（国名）。天子乃钓于河，以观姑繇之木（姑繇，大木也。《山海经》云“寻木长千里，生河边”，谓此木之类）。丁丑，天子北征。戊寅，舍于河上，乃致父兄弟王臣姬□祥祠毕哭（上云王臣姬姓之女，疑此亦同也），终丧于器氏（服阙）。己卯，天子西济于河，器氏之遂。庚辰，舍于茅尺（地名），于是禋祀除丧。始乐，素服而归（哀未忘也），是曰素氏。天子遂西南。癸未，至于野王（今河内县）。甲申，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陞（疑此太行山也），而降休于两柏之下（有两柏也）。天子永念伤心，乃思淑人盛姬，于是流涕。七萃之士萋豫上谏于天子曰：“自古有死有生，岂独淑人？天子不乐，出于永思。永思有益，莫忘其新（言思之有益者，莫忘更求新人）。”天子哀之，乃又流涕（闻此言，愈更增感也）。是日辍，己未乙酉，天子西绝钡陞（即钡山之坂。一云癸巳游于井钡之山，吉日癸巳），乃遂西南。戊子，至于盐（盐，盐池，今在河东解县。盐，音古）。己丑，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轸之陞（今轸桥西南悬绝，中央有两道），乃宿于虞（虞，国名，今大阳县）。庚寅，天子南征，吉日辛卯，天子入于南郑。

蜀王本纪

[汉]扬雄撰 马怡整理

《蜀王本纪》，旧题扬雄撰。扬雄（前五三——一八），西汉文学家。字子云，蜀郡成都人。汉成帝时为侍郎。新莽时为大夫，校书天禄阁。本书为历代蜀王传记，始于先王蚕丛，迄于秦代。常璩《华阳国志》中《蜀志》所记载的蜀王事迹，与此略同。原书已佚。明代万历年间，郑朴搜求散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注及诸类书中的《蜀王本纪》文字，辑集成书。该辑本后收入《壁经堂丛书》。此次整理所用版本，即《壁经堂丛书》本。

蜀之先，称王者有蚕丛、柏濩、鱼凫（案：《文选·蜀都赋》刘注引下有“蒲泽”二字）、开明。是时人萌椎髻，左衽，不晓文字，未有礼乐。从开明已上至蚕丛，积三万四千岁（《文选·蜀都赋》刘注，《魏都赋》刘注，王元长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注，《御览》一百六十六。案：《御览》引作“凡四千万岁”）。

蜀王之先名蚕丛，后代名曰柏濩，后者名鱼凫（案：《初学记》八，《艺文类聚》六，《御览》一百六十六引作“次曰伯雍，又次曰鱼凫”）。此三代各数百岁，皆神化不死，其民亦颇随王去。鱼凫田于湔山，得仙。今庙祀之于湔。时蜀民稀少（《御览》一百六十六，又九百一十三）。

后有一男子，名曰杜宇（案：《史记·三代世表·索隐》引作“朱提有男子杜宇”），从天堕，止朱提。有一女子，名利，从江源井中出，为杜宇妻。乃自立为蜀王，号曰望帝（案：《御览》一百六十六引下有“移居邦邑”四字）。治汶山下邑，曰郫化，民往往复出（《文选·思玄赋》注，《御览》一百六十六，又八百八十八）。

望帝积百余岁，荆有一人，名鳖灵（案：《后汉书》注，《文选》注引作“鳖令”），其尸亡去，荆人求之不得。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，遂活，与望帝相见。望帝以鳖灵为相。时玉山出水，若尧之洪水。望帝不能治，使鳖灵决玉山，民得安处。鳖灵治水去后，望帝与其妻通。惭愧，自以德薄不如鳖灵，乃委国授之而去，如尧之禅舜。鳖灵即位，号曰开明帝。帝生卢保，亦号开明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，《文选·思玄赋》注，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，又九百二十三，《事类赋》注六）。

望帝去时子鸛鸣，故蜀人悲子鸛鸣而思望帝。望帝，杜宇也，从天堕（《御览》九百二十三）。

开明帝下至五代，有开明尚。始去帝号，复称王也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）。

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，能徙蜀山。王无五丁，辄立大石，长三丈，重千钧，号曰石牛。千人不能动，万人不能移（《艺文类聚》七，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）。

蜀王据有巴蜀之地，本治广都樊乡，徙居成都。秦惠王遣张仪、司马错定蜀，因筑成都而县之。成都在赤里街，张若徙置少城内。始造府县寺舍，令与长安同制（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，《寰宇记》七十二）。

秦惠王时，蜀王不降秦，秦亦无道出于蜀。蜀王从万余人，东猎褒谷，卒见秦惠王。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，蜀王报以礼物，礼物尽化为土。秦王大怒，臣下皆再拜，贺曰：“土者，地也，秦当得蜀矣。”（《御览》三十七，又四百七十八，又八百一十一，又八百七十二，又八百八十八，《事类赋》注九）。

《秦惠王本纪》曰：秦惠王欲伐蜀，乃刻五石牛（案：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引作“王恐无利见处，乃刻五石牛”），置金其后。蜀人见之，以为牛能大便金牛，下有养卒，以为此天牛也，能便金。蜀王以为然，即发卒千人，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，致三枚于成都。秦道得通，石牛之力也。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（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十六，《艺文类聚》九十四，《白帖》九十六，《御览》三百五，又八百八十八）。

武都人有善知，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。居蜀之后，不习水土，欲归。蜀王心爱其女，留之，乃作《伊鸣之声》六曲以舞之（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六，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。案：《北堂书钞》引作“乃《东平》之歌以乐也”）。

武都丈夫化为女子（案：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引“武都”上有“或曰前”三字），颜色美好，盖山之精也。蜀王娶以为妻（案：《艺文类聚》作“为夫人”）。不习水土，疾病欲归，蜀王留之。无儿物故，蜀王发卒之武都担土，于成都郭中葬之。盖地三亩，高七丈，号曰武担（案：《开元占经》引作“又怨之，号曰武担。”）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，径一丈，高五尺（《后汉书·任文公传》注，《三国志·蜀先主传》注，《北堂书钞》九十四，又一百三十六，《初学记》五，《艺文类聚》六，又七十，《开元占经》一百十三，《御览》五十二，又七百十七，又八百八十八，《事类赋》注七）。

于是，秦王知蜀王好色，乃献美女五人于蜀王。蜀王爱之，遣五丁迎女。还至梓潼，见一大蛇入山穴中。一丁引其尾，不出。五丁共引蛇，山乃崩，压五丁。五丁踏地大呼，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，化为石。蜀王登台，望之不来，因名五妇侯台。蜀王亲埋作冢，皆致万石，以志其墓（《初学记》五，《艺文类聚》七，又九十六，《白帖》五，《御览》五十二，又三百八十六，又八百八十八，又九百三十四，《事类赋》注二十八）。

秦惠王遣张仪、司马错伐蜀。王开明拒战，不利，退走武阳，获之（《寰宇记》七十二）。

张仪伐蜀。蜀王开明战不胜，为仪所灭（《史记·秦本纪·索隐》）。

秦王诛蜀侯恽，后迎葬咸阳。天雨，三月不通，因葬成都。蜀人求雨，祠蜀侯必雨（《御览》十一）。

蜀王有鸚武舟（《初学记》二十五，《御览》一百三十七）。

秦为太白船万艘，欲以攻楚（本注曰：“太白，船名。”《初学记》二十五）。

秦为舳舻万艘，欲攻楚（《御览》七百六十九，《事类赋》注十六）。

秦襄王时，宕渠郡献长人，长二十五丈六尺（《法苑珠林》八，《御览》三百七十七）。

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，生于石纽，其地名痢儿畔。禹母吞珠孕禹，坼副而生于县。涂山娶妻生子，名启。于今涂山有禹庙，亦为其母立庙（《史记·夏本纪·正义》，《初学记》九，《御览》八十三，又五百三十一）。

老子为关令尹喜著《道德经》。临别，曰：“子行道千日后，于成都青羊肆寻吾。”今为青牛观是也（《御览》一百九十一，《寰宇记》七十二）。

江水为害，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。二枚在府中，一枚在市桥下，二枚在水中，以厌水精，因曰石犀里也（《北堂书钞》三十九，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五，《御览》八百九十）。

李冰以秦时为蜀守，谓汶山为天彭阙，号曰天彭门。云亡者悉过其中，鬼神精灵数见（《寰宇记》七十三）。

（湔氏道）县前有两石，对如阙，号曰彭门（《续汉·郡国志》补注）。

宣帝地节中，始穿盐井数十所（《御览》八百六十五）。

列女传

[西汉]刘 向编撰 张 涛整理

《列女传》七卷，西汉刘向（约前七七——前六）编撰。《续列女传》一卷，编撰者不详，大致成于东汉后期。《列女传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体的妇女专史。书中所收传记百余篇，西汉以前知名妇女的故实大抵尽汇于此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刘向获睹的先秦秦汉古籍，许多种现已亡佚，《列女传》中保存了它们的不少片断，可以利用来勘正今本古籍史实、文字的讹误，弥补其记载的疏略。《列女传》的问世，使古代传记体史书获得独立、迅速的发展，从而丰富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形式和内容。刘向在《列女传》的编撰过程中，发展了司马迁开创的传记文学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，其谋篇写事、遣词用语等都极具特色。《列女传》不仅为古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某些内容和形式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背景，而且它本身的一些篇章就已成为小说的要素和片断，甚至就可以称为小说了。正是由于在中国古代文献学、史学、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，《列女传》流传广泛，刻本较多，并有校注本行世。《续列女传》虽为后人续作，但同样颇有价值，故今所见传本大都将其作为卷八收入书中。此次整理，选取《文选楼丛书》本为底本，校以黄鲁曾本、黄嘉育本、张溥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王照圆本和梁端本等，择善而从。

小 序

母仪传

惟若母仪，贤圣有智。行为仪表，言则中义。胎养子孙，以渐教化。既成以德，致其功业。姑母察此，不可不法。

贤明传

惟若贤明，廉正以方。动作有节，言成文章。咸晓事理，知世纪纲。循法兴居，终日无殃。妃后贤焉，名号必扬。

仁智传

惟若仁智，豫识难易。原度天道，祸福所移。归义从安，危险必避。专专小心，永惧匪懈。夫人省兹，荣名必利。

贞顺传

惟若贞顺，修道正进。避嫌远别，为必可信。终不更二，天下之俊。勤正洁行，精专谨慎。诸姬观之。以为法训。

节义传

惟若节义，必死无避。好善慕节，终不背义。诚信勇敢，何有险诘？义之所在，赴之不疑。姜似法斯，以为世基。

辩通传

惟若辩通，文辞可从。连类引譬，以投祸凶。推摧一切，后不复重。终能一心，开意甚公。妻妾则焉，为世所诵。

孽嬖传

惟若孽嬖，亦甚嫚易。淫妒荧惑，背节弃义。指是为非，终被祸败。

卷一 母仪传

有虞二妃

有虞二妃者，帝尧之二女也。长娥皇，次女英。舜父顽母瞽。父号瞽叟。弟曰象，敖游于嫫。舜能谐柔之，承事瞽叟以孝。母憎舜而爱象。舜犹内治，靡有奸意。四岳荐之于尧，尧乃妻以二女，以观厥内。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，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，犹谦谦恭俭，思尽妇道。瞽叟与象谋杀舜，使涂廩。舜归告二女曰：“父母使我涂廩，我其往？”二女曰：“往哉！”舜既治廩，乃捐阶，瞽叟焚廩，舜往飞出。象复与父母谋，使舜浚井。舜乃告二女，二女曰：“俞，往哉！”舜往浚井，格其出入，从掩，舜潜出。时既不能杀舜，瞽叟又速舜饮酒，醉将杀之。舜告二女，二女乃与舜药浴汪，遂往。舜终日饮酒，不醉。舜之女弟繫怜之，与二嫂谐。父母欲杀舜，舜犹不怨。怒之不已，舜往于田号泣，日呼旻天，呼父母。惟害若兹，思慕不已，不怨其弟，笃厚不息。既纳于百揆，宾于四门，选于林木，入于大麓。尧试之百方。每事常谋于二女。舜既嗣位，升为天子，娥皇为后，女英为妃，封象于有庠，事瞽叟犹若焉。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。舜陟方，死于苍梧，号曰重华。二妃死于江、湘之间，俗谓之湘君。君子曰：二妃德纯而行笃。《诗》云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元始二妃，帝尧之女。嫫列有虞，承舜于下。以尊事卑，终能劳苦。瞽叟和宁，卒享福祐。

弃母姜嫄

弃母姜嫄者，邠侯之女也。当尧之时，行见巨人迹，好而履之，归而有娠，浸以益大。心怪恶之，卜筮禋祀以求无子。终生子。以为不祥，而弃之隘巷，牛羊避而不践。乃送之平林之中，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。乃取置寒冰之上，飞鸟伛翼之。姜嫄以为异，乃收以归，因命曰弃。姜嫄之性，清静专一，好种稼穡。及弃长，而教之种树桑麻。弃之性明而仁，能育其教，卒致其名。尧使弃居稷官，更国邠地，遂封弃于邠，号曰后稷。及尧崩，舜即位，乃命之曰：“弃！黎民阻饥，汝居稷，播时百谷。”其后世居稷，至周文、武而兴为天子。君子谓姜嫄静而有化。《诗》云：“赫赫姜嫄，其德不回，上帝是依。”又曰：“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，立我烝民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弃母姜嫄，清静专一。履迹而孕，惧弃于野。鸟兽覆翼，乃复收恤。卒为帝佐，母道既毕。

契母简狄

契母简狄者，有娥氏之长女也。当尧之时，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，有玄鸟衔卵，过而坠之，五色甚

好。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。简狄得而含之，误而吞之，遂生契焉。简狄性好人事之治，上知天文，乐于施惠。及契长，而教之理，顺之序。契之性聪明而仁，能育其教，卒致其名。尧使为司徒，封之于亳。及尧崩，舜即位，乃敕之曰：“契！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。汝作司徒，而敬敷五教，在宽。”其后世居亳，至殷汤兴为天子。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。《诗》云：“有娥方将，立子生商。”又曰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契母简狄，敦仁励翼。吞卵产子，遂自修饰。教以事理，推恩有德。契为帝辅，盖母有力。

启母涂山

启母者，涂山氏长女也。夏禹娶以为妃。既生启，辛壬癸甲，启呱呱泣，禹去而治水，惟荒度土功，三过其家，不入其门。涂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。及启长，化其德而从其教，卒致令名。禹为天子，而启为嗣，持禹之功而不殒。君子谓涂山强于教诲。《诗》云：“厘尔士女，从以孙子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启母涂山，维配帝禹。辛壬癸甲，禹往敷土。启呱呱泣，母独论序。教训以善，卒继其父。

汤妃有娀

汤妃有娀者，有娀氏之女也。殷汤娶以为妃。生仲壬、外丙，亦明教训，致其功。有娀之妃汤也，统领九嫔，后宫有序，咸无妒媚逆理之人，卒致王功。君子谓妃明而有序。《诗》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。其有娀之谓也。

颂曰：汤妃有娀，质行聪明。媵从伊尹，自夏适殷。勤恫治中，九嫔有行。化训内外，亦无愆殃。

周室三母

三母者，太姜、太任、太姒。

太姜者，王季之母，有吕氏之女。太王娶以为妃。生太伯、仲雍、王季。贞顺率导，靡有过失。太王谋事迁徙，必与太姜。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。

太任者，文王之母，挚任氏中女也。王季娶为妃。太任之性，端一诚庄，惟德之行。及其有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，能以胎教，洩于豕牢而生文王。文王生而明圣，太任教之，以一而识百。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。古者妇人妊子，寝不侧，坐不边，立不踣，不食邪味，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，目不视于邪色，耳不听于淫声，夜则令瞽诵诗，道正事。如此，则生子形容端正，才德必过人矣。故妊子之时，必慎所感，感于善则善，感于恶则恶。人生而肖万物者，皆其母感于物，故形音肖之。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。

太姒者，武王之母，禹后有莘妣氏之女。仁而明道。文王嘉之，亲迎于渭，造舟为梁。及入，太姒思媚太姜、太任，旦夕勤劳，以进妇道。太姒号曰文

母。文王治外，文母治内。太姒生十男，长伯邑考，次武王发，次周公旦，次管叔鲜，次蔡叔度，次曹叔振铎，次霍叔武，次成叔处，次康叔封，次聃季载。太姒教诲十子，自少及长，未尝见邪僻之事。及其长，文王继而教之，卒成武王、周公之德。君子谓太姒仁明而有德。《诗》曰：“大邦有子，倪天之妹。文定厥祥，亲迎于渭。造舟为梁，不显其光。”又曰：“太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周室三母，太姜、任姒。文、武之兴，盖由斯起。太姒最贤，号曰文母。三姑之德，亦甚大矣。

卫姑定姜

卫姑定姜者，卫定公之夫人，公子之母也。公子既娶而死，其妇无子。毕三年之丧，定姜归其妇，自送之，至于野。恩爱哀思，悲心感恻。立而望之，挥泣垂涕。乃赋诗曰：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瞻望不及，泣涕如雨。”送去，归泣而望之。又作诗曰：“先君之思，以畜寡人。”君子谓定姜为慈姑，过而之厚。

定公恶孙林父，孙林父奔晋。晋侯使郤犇为请还，定公欲辞。定姜曰：“不可。是先君宗卿之嗣也，大国又以为请，而弗许，将亡。虽恶之，不犹愈于亡乎？君其忍之！夫安民而宥宗卿，不亦可乎？”定公遂复之。君子谓定姜能远患难。《诗》曰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此之谓也。

定公卒，立敬姒之子衎为君，是为献公。献公居丧而慢。定姜既哭而息，见献公之不哀也，不内食饮，叹曰：“是将败卫国，必先害善人，天祸卫国也。夫吾不获鮒也，使主社稷。”大夫闻之皆惧。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。鮒者，献公弟子鲜也。贤，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。后献公暴虐，慢侮定姜，卒见逐走。出亡至境，使祝宗告亡，且告无罪于庙。定姜曰：“不可。若令无，神不可诬。有罪，若何告无罪也？且公之行，舍大臣而与小臣谋，一罪也；先君有豕卿以为师保，而蔑之，二罪也；余以巾栉事先君，而暴妾使余，三罪也。告亡而已，无告无罪。”其后赖鮒力，献公复得反国。君子谓定姜能以辞教。《诗》云：“我言惟服。”此之谓也。

郑皇耳率师侵卫。孙文子卜追之，献兆于定姜曰：“兆如山林，有夫出征，而丧其雄。”定姜曰：“征者丧雄，御寇之利也。大夫图之！”卫人追之，获皇耳于犬丘。君子谓定姜达于事情。《诗》云：“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卫姑定姜，送妇作诗。恩爱慈惠，泣而望之。数谏献公，得其罪尤。聪明远识，丽于文辞。

齐女傅母

傅母者，齐女之傅母也。女为卫庄公夫人，号曰庄姜。姜交好，始往，操行衰惰，有冶容之行，淫泆

之心。傅母见其妇道不正，谕之云：“子之家世尊荣，当为民法则。子之质聪达于事，当为人表式。仪貌壮丽，不可不自修整。衣锦绸裳，饰在舆马，是不贵德也。”乃作诗曰：“硕人其颀，衣锦绸衣。齐侯之子，卫侯之妻。东宫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谭公维私。”砥厉女之心以高节，以为人君之子弟，为国君之夫人，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。女遂感而自修。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。庄姜者，东宫得臣之妹也。无子，姆戴妫之子桓公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。有宠，骄而好兵，庄公弗禁。后州吁果杀桓公。《诗》曰：“毋教猥升木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女傅母，防女未然。称列先祖，莫不尊荣。作诗明指，使无辱先。庄姜姆妹，卒能修身。

鲁季敬姜

鲁季敬姜者，莒女也，号戴己，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，文伯之母，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。博达知礼。穆伯先死，敬姜守养。文伯出学而还归，敬姜侧目盼之，见其友上堂，从后阶降而却行，奉剑而正履，若事父兄。文伯自以为成人矣。敬姜召而数之曰：“昔者武王罢朝，而结丝袜绝，左右顾，无可使结之者，俯而自申之，故能成王道；桓公坐友三人，谏臣五人，日举过者三十人，故能成伯业；周公一食而三吐哺，一沐而三握发，所执贽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，故能存周室。彼二圣一贤者，皆霸王之君也，而下人如此，其所与游者皆过己者也，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。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，所与游者，皆为服役，子之不益，亦以明矣。”文伯乃谢罪。于是乃择严师贤友而事之，所与游处者，皆黄耄倪齿也。文伯引衽攘卷而亲馈之。敬姜曰：“子成人矣。”君子谓敬姜备于教化。《诗》云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此之谓也。

文伯相鲁，敬姜谓之曰：“吾语汝，治国之要尽在经矣。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，不可不强，故幅可以为将。画者所以均不均、服不服也，故画可以为正。物者所以治荒与莫也，故物可以为都大夫。持交而不失，出入不绝者，梱也，梱可以为大行人也。推而往，引而来者，综也，综可以为关内之师。主多少之数者，均也，均可以为内史。服重任，行远道，正直而固者，轴也，轴可以为相。舒而无穷者，摘也，摘可以为三公。”文伯再拜受教。文伯退朝，朝敬姜，敬姜方绩。文伯曰：“以馥之家而主犹绩，惧干季孙之怒，其以馥为不能事主乎？”敬姜叹曰：“鲁其亡乎？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？居，吾语女。昔圣王之处民也，择瘠土而处之，劳其民而用之，故长王天下。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；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；瘠土之民向义，劳也。是故天子大采朝日，与三公、九卿组织施德，日中考政，与百官之政事，使师尹维旅牧，宣叙民事；少采夕月，与太史、司载纠虔天刑；日入监九

御，使洁奉帚、郊之粢盛，而后即安。诸侯朝修天子之业令，昼考其国，夕省其典刑，夜傲百工，使无惰淫，而后即安，卿大夫朝考其职，昼讲其庶政，夕序其业，夜庀其家事，而后即安。士朝而受业，昼而讲隶，夕而习复，夜而讨过，无憾，而后即安。自庶人已下，明而动，晦而休，无自以怠。王后亲织玄纁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纁、缊，卿之内子为大带，命妇成祭服，烈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自庶士以下，皆衣其夫。社而赋事，蒸而献功，男女效绩，否则有辟，古之制也。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训也。自上以下，谁敢淫心舍力？今我寡也，尔又在下位，朝夕处事，犹恐忘先人之业，况有怠惰，其何以辟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：‘必无废先人！’尔今也曰：‘胡不自安？’以是承君之官，余惧穆伯之绝祀也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弟子记之，季氏之妇不淫矣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妇无公事，休其蚕织。”言妇人以织绩为公事者也，休之非礼也。

文伯饮南宮敬叔酒，以露堵父为客。羞鳖焉，小。堵父怒。相延食鳖，堵父辞曰：“将使鳖长而食之！”遂出。敬姜闻之，怒曰：“吾闻之先子曰：‘祭养尸，飨养上宾。’鳖于人何有？而使夫人怒！”遂逐文伯。五日，鲁大夫辞而复之。君子谓敬姜为慎微。《诗》曰：“我有旨酒，嘉宾式燕以乐。”言尊宾也。

文伯卒，敬姜戒其妾曰：“吾闻之，好内，女死之；好外，士死之。今吾子夭死，吾恶其以好内闻也。二三妇之辱共祀先祀者，请毋瘠色，毋挥涕，毋陷膺，毋忧容，有降服，毋加服，从礼而静，是昭吾子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女知莫如妇，男知莫如夫。公父氏之妇知矣！欲明其子之令德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君子有穀，貽厥孙子。”此之谓也。

敬姜之处丧也，朝哭穆伯，暮哭文伯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。爱而无私，上下有章。”

敬姜尝如季氏，康子在朝，与之言，不应，从之，及寝门，不应而入。康子辞于朝而入见，曰：“肥也不得闻命，毋乃罪耶？”敬姜对曰：“子不闻耶？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内朝；自卿大夫以下，合官职于外朝，合家事于内朝；寝门之内，妇人治其职焉。上下同之。夫外朝子将业君之官职焉，内朝子将庀季氏之政焉，皆非吾所敢言也。”康子尝至，敬姜闃门而与之言，皆不逾阃。祭悼子，康子与焉，酢不受，彻俎不宴，宗不具不绎，绎不尽饮则不退。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。《诗》曰：“女也不爽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文伯之母，号曰敬姜。通达知礼，德行光明。匡子过失，教以法理。仲尼贤焉，列为慈母。

楚子发母

楚将子发之母也。子发攻秦，绝粮，使人请于王，因归问其母。母问使者曰：“士卒得无恙乎？”对曰：“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。”又问：“将军得无恙乎？”对曰：“将军朝夕刍豢黍粱。”子发破秦而归，

其母闭门而不内，使人数之曰：“子不闻越王勾践之伐吴耶？客有献醇酒一器者，王使人注江之上流，使士卒饮其下流，味不及加美，而士卒战自五也。异日有献一囊糗糒者，王又以赐军士，分而食之，甘不逾嗑，而战自十也。今子为将，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，子独朝夕刍豢黍粱，何也？《诗》不云乎？‘好乐无荒，良士休休。’言不失和也。夫使人入于死地，而自康乐于其上，虽有以得胜，非其术也。子非吾子也。无人吾门！”子发于是谢其母，然后内之。君子谓子发母能以教诲。《诗》云：“教诲尔子，式穀似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子发之母，刺子骄泰。将军稻粱，士卒菽粒。责以无礼，无得人力。君子嘉焉，编于母德。

邹孟轲母

邹孟轲之母也。号孟母。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也，嬉游为墓间之事，踊跃筑埋。孟母曰：“此非吾所以居处子。”乃去，舍市傍。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。孟母又曰：“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。”复徙舍学宫之旁。其嬉游乃设俎豆，揖让进退。孟母曰：“真可以居吾子矣。”遂居。及孟子长，学六艺，卒成大儒之名。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。《诗》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孟子之少也，既学而归。孟母方绩，问曰：“学何所至矣？”孟子曰：“自若也。”孟母以刀断其织。孟子惧而问其故。孟母曰：“子之废学，若吾断斯织也。夫君子学以立名，问则广知。是以居则安宁，动则远害。今而废之，是不免于厮役，而无以离于祸患也，何以异于织绩而食，中道废而不为，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？女则废其所食，男则堕于修德，不为窃盗，则为虏役矣。”孟子惧，旦夕勤学不息，师事子思，遂成天下之名儒。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。《诗》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”此之谓也。

孟子既娶，将入私室，其妇袒而在内，孟子不悦，遂去不入。妇辞孟母而求去，曰：“妾闻夫妇之道，私室不与焉。今者妾窃堕在室，而夫子见妾，勃然不悦，是客妾也。妇人之义，盖不客宿。请归父母。”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：“夫礼，将入门，问孰存，所以致敬也；将上堂，声必扬，所以戒人也；将入户，视必下，恐见人过也。今子不察于礼，而责礼于人，不亦远乎？”孟子谢，遂留其妇。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。

孟子处齐，而有忧色。孟母见之曰：“子若有忧色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不敏。”异日闲居，拥楹而叹。孟母见之曰：“乡见子有忧色，曰‘不也’。今拥楹而叹，何也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轲闻之，君子称身而就位，不为苟得而受赏，不贪荣禄，诸侯不听则不达其上，听而不用则不践其朝。今道不用于齐，愿行而母老，是以忧也。”孟母曰：“夫妇人之礼，精五饭，晷酒浆，养舅姑，缝衣裳而已矣，故有闺内之修，而无境

外之志。《易》曰：‘在中馈，无攸遂。’《诗》曰：‘无非无仪，惟酒食是议。’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，而有三从之道也。故年少则从乎父母，出嫁则从乎夫，夫死则从乎子，礼也。今子成人也，而我老矣。子行乎子义，吾行乎吾礼。”君子谓孟母知妇道。《诗》云：“载色载笑，匪怒伊教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孟子之母，教化列分。处子择艺，使从大伦。子学不进，断机示焉。子遂成德，为当世冠。

鲁之母师

母师者，鲁九子之寡母也。腊日休作者，岁祀礼事毕，悉召诸子，谓曰：“妇人之义，非有大故，不出夫家。然吾父母家多幼稚，岁时礼不理，吾从汝谒往监之。”诸子皆顿首许诺。又召诸妇曰：“妇人有三从之义，而无专制之行，少系于父母，长系于夫，老系于子。今诸子许我归视私家，虽逾正礼，愿与少子俱，以备妇人出入之制。诸妇其慎房户之守，吾夕而反。”于是使少子仆，归办家事。天阴，还失早，至闾外而止，夕而入。鲁大夫从台上见而怪之，使人间视其居处。礼节甚修，家事甚理。使者还，以状对。于是大夫召母而问之曰：“一日从北方来，至闾而止良久，夕乃入。吾不知其故，甚怪之，是以问也。”母对曰：“妾不幸早失夫，独与九子居。腊日礼毕事闲，从诸子谒归视私家，与诸妇孺子期夕而返。妾恐其醕醢醉饱，人情所有也。妾返太早，不敢复返，故止闾外，期尽而入。”大夫美之，言于穆公，赐母尊号曰母师，使朝谒夫人，夫人、诸姬皆师之。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。夫礼，妇人未嫁则以父母为天，既嫁则以夫为天，其丧父母则降服一等，无二天之义也。《诗》云：“出宿于济，饮饯于祢。女子有行，远父母兄弟。”

颂曰：九子之母，诚知礼经。谒归还反，不掬人情。德行既备，卒蒙其荣。鲁君贤之，号以尊名。

魏芒慈母

魏芒慈母者，魏孟阳氏之女，芒卯之后妻也。有三子。前妻之子有五人，皆不爱慈母。遇之甚异，犹不爱。慈母乃令其三子，不得与前妻子齐，衣服饮食，起居进退，甚相远。前妻之子犹不爱。于是，前妻中子犯魏王令，当死。慈母忧戚悲哀，带围减尺，朝夕勤劳，以救其罪。人有谓慈母曰：“人不爱母至甚也，何为勤劳忧惧如此？”慈母曰：“如妾亲子，虽不爱妾，犹救其祸而除其害，独于假子而不为，何以异于凡母？其父为其孤也，而使妾为其继母。继母如母。为人母而不能爱其子，可谓慈乎？亲其亲而偏其假，可谓义乎？不慈且无义，何以立于世？彼虽不爱，妾安可以忘义乎？”遂讼之。魏安釐王闻之，高其义，曰：“慈母如此，可不救其子乎？”乃赦其子，复其家。自此五子亲附慈母，雍雍若一。慈母以礼义之渐，率导八子，咸为魏大夫卿士，各成于礼义。君

子谓慈母一心。《诗》云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”言心之均一也。尸鸠以一心养七子，君子以一仪养万物。一心可以事百君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。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芒卯之妻，五子后母。慈惠仁义，扶养假子。虽不吾爱，拳拳若亲。继母若斯，亦诚可尊。

齐田稷母

齐田稷子之母也。田稷子相齐，受下吏之货金百镒，以遗其母。母曰：“子为相三年矣，禄未尝多若此也。岂修土大夫之费哉？安所得此？”对曰：“诚受之于下。”其母曰：“吾闻士修身洁行，不为苟得，竭情尽实，不行诈伪，非义之事，不计于心，非理之利，不入于家，言行若一，情貌相副。今君设官以待子，厚禄以奉子，言行则可以报君。夫为人臣而事其君，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，尽力竭能，忠信不欺，务在效忠，必死奉命，廉洁公正，故遂而无患。今子反是，远忠矣。夫为人臣不忠，是为入子不孝也。不义之财，非吾有也；不孝之子，非吾子也。子起。”田稷子惭而出，反其金，自归罪于宣王，请就诛焉。宣王闻之，大赏其母之义，遂舍稷子之罪，复其相位，而以公金赐母。君子谓稷母廉而有化。《诗》曰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飧兮。”无功而食禄，不为也，况于受金乎？

颂曰：田稷之母，廉洁正直。责子受金，以为不德。忠孝之事，尽财竭力。君子受禄，终不素食。

卷二 贤明传

周宣姜后

周宣姜后者，齐侯之女也。贤而有德，事非礼不言，行非礼不动。宣王常早卧晏起，后夫人不出房。姜后脱簪珥，待罪于永巷，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：“妾之不才。妾之淫心见矣，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，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。夫苟乐色，必好奢穷欲，乱之所兴也。原乱之兴，从婢子起，敢请婢子之罪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德，实自生过，非夫人之罪也。”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，早朝晏退，卒成中兴之名。君子谓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。夫礼，后夫人御于君，以烛进，至于君所，灭烛，适房中，脱朝服，衣褻服，然后进御于君。鸡鸣，乐师击鼓以告旦，后夫人鸣佩而去。《诗》曰：“威仪抑抑，德音秩秩。”又曰：“隰桑有阿，其叶有幽。既见君子，德音孔胶。”夫妇人以色亲，以德固。姜氏之德行，可谓孔胶也。

颂曰：嘉兹姜后，厥德孔贤。由礼动作，匡配周宣。引过推让，宣王悟焉。夙夜崇道，为中兴君。

齐桓卫姬

卫姬者，卫侯之女，齐桓公之夫人也。桓公好淫

乐，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。桓公用管仲、宁戚，行霸道，诸侯皆朝，而卫独不至。桓公与管仲谋伐卫。罢朝入闱，卫姬望见桓公，脱簪珥，解环佩，下堂再拜，曰：“愿请卫之罪。”桓公曰：“吾与卫无故，姬何为请耶？”对曰：“妾闻之，人君有三色：显然喜乐，容貌淫乐者，钟鼓酒食之色；寂然清静，意气沉抑者，丧祸之色；忿然充满，手足矜动者，攻伐之色。今妾望君举足高，色厉音扬，意在卫也。是以请之。”桓公许诺。明日临朝，管仲趋进曰：“君之莅朝也，恭而气下，言则徐，无伐国之志，是释卫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立卫姬为夫人，号管仲为仲父，曰：“夫人治内，管仲治外，寡人虽愚，足以立于世矣。”君子谓卫姬信而有行。《诗》曰：“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”

颂曰：齐桓卫姬，忠款诚信。公好淫乐，姬为修身。望色请罪，桓公加焉。厥使治内，立为夫人。

晋文齐姜

齐姜，齐桓公之宗女，晋文公之夫人也。初，文公父献公纳骊姬，潜杀太子申生。文公号公子重耳，与舅犯奔狄，适齐，齐桓公以宗女妻之，遇之甚善，有马二十乘，将死于齐，曰：“人生安乐而已，谁知其他！”子犯知文公之安齐也，欲行而患之，与从者谋于桑下。蚕妾在焉。妾告姜氏，姜杀之，而言于公子曰：“从者将以子行，闻者吾已除之矣。公子必从，不可以贰，贰无成命。自子去晋，晋无宁岁。天未亡晋，有晋国者，非子而谁？子其勉之！上帝临子，贰必有咎。”公子曰：“吾不动，必死于此矣。”姜曰：“不可。《周诗》曰：‘莘莘征夫，每怀靡及。’夙夜征行，犹恐无及，况欲怀安，将何及矣！人不求及，其能及乎？乱不长世，公子必有晋。”公子不听。姜与舅犯谋，醉，载之以行。酒醒，公子以戈逐舅犯，曰：“若事有济则可，无所济，吾食舅氏之肉，岂有厌哉？”遂行，过曹、宋、郑、楚而入秦，秦穆公乃以兵内之于晋。晋人杀怀公而立公子重耳，是为文公。迎齐姜以为夫人，遂伯天下，为诸侯盟主。君子谓齐姜洁而不渎，能育君子于善。《诗》云：“彼美孟姜，可与寤言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姜公正，言行不怠。劝勉晋文，反国无疑。公子不听，姜与犯谋。醉而载之，卒成霸基。

秦穆公姬

穆姬者，秦穆公之夫人，晋献公之女，太子申生之同母姊，与惠公异母。贤而有义。献公杀太子申生，逐群公子。惠公号公子夷吾，奔梁。及献公卒，得因秦立。始即位，穆姬使纳群公子，曰：“公族者，君之根本。”惠公不用，又背秦赂。晋饥，请粟于秦，秦与之。秦饥，请粟于晋，晋不与。秦遂兴兵与晋战，获晋君以归。秦穆公曰：“扫除先人之庙，寡人将以晋君见。”穆姬闻之，乃与太子蒍、公子宏与女

简璧，衰经履薪以迎，且告穆公曰：“上天降灾，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，乃以兴戎。婢子娣姒不能相教，以辱君命。晋君朝以入，婢子夕以死。惟君其图之！”公惧，乃舍诸灵台。大夫请以入，公曰：“获晋公以功归，今以丧归，将焉用？”遂改馆晋君，馈以七牢而遣之。穆姬死，穆姬之弟重耳入秦，秦送之晋，是为晋文公。太子蒍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，作诗曰：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何以赠之，路车乘黄。”君子曰：慈母生孝子。《诗》云：“敬慎威仪，维民之则。”穆姬之谓也。

颂曰：秦穆夫人，晋惠之姊。秦执晋君，夫人流涕。痛不能救，及将赴死。穆公义之，遂释其弟。

楚庄樊姬

樊姬，楚庄王之夫人也。庄王即位，好狩猎。樊姬谏不止，乃不食禽兽之肉。王改过，勤于政事。王尝听朝罢晏，姬下殿迎曰：“何罢晏也？得无饥倦乎？”王曰：“与贤者语，不知饥倦也。”姬曰：“王之所谓贤者何也？”曰：“虞丘子也。”姬掩口而笑。王曰：“姬之所笑何也？”曰：“虞丘子贤则贤矣，未忠也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妾执巾栉十一年，遣人之郑、卫，求美人进于王，今贤于妾者二人，同列者七人。妾岂不欲擅王之爱宠哉？妾闻堂上兼女，所以观人能也。妾不能以私蔽公，欲王多见，知人能也。今虞丘子相楚十余年，所荐非子弟则族昆弟，未闻进贤退不肖，是蔽君而塞贤路。知贤不进，是不忠；不知其贤，是不智也。妾之所笑，不亦可乎？”王悦。明日，王以姬言告虞丘子，丘子避席，不知所对。于是避舍，使人迎孙叔敖而进之，王以为令尹，治楚三年，而庄王以霸。楚史书曰：庄王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大夫夙退，无使君劳。”其“君”者，谓女君也。又曰：“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樊姬谦让，靡有嫉妒。荐进美人，与己同处。非刺虞丘，蔽贤之路。楚庄用焉，功业遂伯。

周南之妻

周南之妻者，周南大夫之妻也。大夫受命平治水土，过时不来。妻恐其懈于王事，盖与其邻人陈素所与大夫言：国家多难，惟勉强之，无有遣怒，遗父母忧。昔舜耕于历山，渔于雷泽，陶于河滨，非舜之事，而舜为之者，为养父母也。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；亲操井臼，不择妻而娶。故父母在，当与时小同，无亏大义，不罹患害而已。夫凤凰不离于蔚罗，麒麟不入于陷阱，蛟龙不及于枯泽。鸟兽之智，犹知避害，而况于人乎！生于乱世，不得道理，而迫于暴虐，不得行义，然而仕者，为父母在故也。乃作诗曰：“鲋鱼涸尾，王室如毁。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迯。”盖不得已也。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。

颂曰：周大夫妻，夫出治土。维戒无怠，勉为父